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黑籍冤魂

### 第十六回 創基業紗廠開工 值飛災輪機殞命

卻說那陰陽先生差來的徒弟，聽仲勛說日單差了，以為自己拿差了，所以一呆。仲勛道：「昨日揀日的時候，好像聽你們的先生說是初二上樑，如今為何改了初三？」那徒弟說道：「不差的，我聽見是初三，先生你記錯了。我們先生最細心，決不會誤事。」仲勛再把日單一看，什麼天倉、母倉、五合、六合、金匱、祿馬、紫薇、太陽諸吉曜，寫得淋漓滿紙，想道：或者是我一時聽錯，否則記錯也未可知，人家以陰陽選吉為業，決不會弄錯的。遂將日單收好，打發那徒弟去了。徒弟回去，那先生尚未起身，徒弟亦不再提起。那仲勛就將十一月初三上樑，交代工匠。不知這卻是陰陽先生的過失，眼花筆禿，兩畫化成了三畫，這初二就誤了初三，仲勛也不考訂明白，糊裡糊塗，就交代了工人。這多是吃鴉片人，懶惰成性，不肯多費周折的緣故。

原來這吳仲勛自從入贅以後，煙癮漸漸放大，吃煙之道，本的容易上癮，不容易戒，況上癮之後，這煙量總是由小放大易，從多減少難。仲勛吃煙是從小就會，父母亡後，雖然迭經患難，煙量有減無增，然那時少吃，是迫於境遇，不是他的心願，所以一經得志，煙量復增。

他在子晉家中，一事不做，終日在家，無非吃煙消遣，倒變成個轉轉癮。然礙著丈人要說話，也還不能十分放縱。及到了上海，便是無拘無束，可以放量的吃。一月之中，除去幹事遊玩的時候，無非一榻橫陳。

這上海地面，無論茶坊酒肆，妓館公園，無處不可吃煙。那煙館之中，更是器具精潔，陳飾華美，侍候周到，廣膏蘇膏，隨心所欲。這地方的風俗奢華，那吃煙的煙具，煙室的鋪張，自然也跟著風俗一樣的奢華。仲勛到了這繁華的世界，入了這煙霞的窟宅，自然這煙要逐漸增加，沒有限制了。

當下仲勛安排妥貼，別了厚卿，回轉蘇州，見了子晉，告訴了一切。子晉道：「這住宅上樑，是樁大事，不可單靠厚卿一人。你可再到上海去監工，照料一切。我年老頹唐，天寒懶於出門。等住宅完工，全家遷移，再往上海。如今是不去，諸事都交你與厚卿二人去辦罷。」

仲勛答應了，到二十八日，重複來到上海，至十一月初三，好容易起了個早起，盥漱已畢，用些點膳，趕進城來。一看工人都齊集在那裡，主人到了，只等個工頭到來。取表一看，已是十二點鐘，這工頭猶然不到。

仲勛等得性急，問道：「工頭莫非不來了？」小工道：「是一定要來，上樑大事，無他不成。」仲勛道：「為何這時候還不見來？」小工道：「工頭素來吃兩口煙，起不起早起，算來也應該就來了。」誰知左等也不來，右等也不來，看看日影已經斜西，時計上的短針已指一點鐘。仲勛起來，不曾吃得幾口煙，自己等得倒有點煙癮發作，恨道：「這個混帳東西，他誤我的大事！」小工道：「他向來不會誤事，怎的還不見到來？」

仲勛覺道熬不住癮發，遂不管上樑不上樑，走到一個就近煙館裡去吃煙。那許多小工，多有吃煙的，見主人去了，工頭不來，也就走開去，說道：「管他揀時不揀日？去過足癮再說，煙癮發了，哪裡還有力氣來作工？」

仲勛去不多時，工頭踉蹌趕來，問道：「主人來過沒有？」大家道：「等得不耐煩，去過癮去了。你今日怎的誤事？時辰已經過了。」他道：「我昨晚困得晏，今日起不出早起。起來時候，已經十一點鐘，我想時候還早，吃了幾筒煙，急然腹中膨脹，要想出恭。我已半月未曾出恭，這堆恭足足出了有一個時辰，所以來得晏些。如今快去尋主人來。」小工道：「他們去吃煙，我們腹中也餓了，且讓我們去吃些點心來。」

不一會主人來了，小工亦都到齊，然而時候已是三點鐘。仲勛大怒，勞勞叨叨的罵這工頭，工頭道：「少爺，工頭並不誤事，我來的時候，剛聽得大自鳴鐘敲十二點，少爺自己走開了。如今也不必怨張三怪李四，常言道：『揀日不揀時。』只要日子好，時辰是無關緊要的。」哪知這初三個日子，卻巧不好，是個大敗日子。此是陰陽先生誤事。仲勛自己也應擔得一半錯處，卻不必去怪這吃鴉片的工頭。

後來房子造好，算賬時節，仲勛要罰扣他的工錢，工頭哪裡肯，仲勛道：「你與我講生意的時節，躺在煙榻上，說得天花亂墜，上樑的時節，卻誤我的事。如今工錢扣個九折，作個罰頭。」工頭再三服罪哀求，竟是分文不能短少。

從來吃鴉片人，都看得一錢如命，若說是個窮煙鬼，尤其絲毫不肯吃虧。平日到煙館上去挑煙，那煙灰裡頭，多要攪和些枯焦餅屑，但是他吃飽了煙，過足了癮，在煙鋪上談心，都是天花亂墜，若正正經經托他辦事，沒有一個不誤事的，這也是煙鬼的大概。仲勛也是個煙鬼，貪便宜，算小利，所以會上當。

話休絮煩。上海的住宅起好，子晉翁婿便將家眷搬來上海居住。那裡黃浦紗廠也已造成，多有人聽說要開紗廠，自然有人來鑽謀生意。子晉就托厚卿總理廠中各事，另請一個賬房，姓陸名作仁，一個機匠工頭，姓楊叫楊貴山，其餘廠中職事人員及小工等，均皆約定。子晉匯兌十萬銀子，托厚卿去購置機器，買辦棉花，及一切廠中應用器械。佈置妥貼，擇吉開張，廠名叫做廣興。

紗廠新開，生意倒也興旺。仲勛是常川在紗廠中監督，子晉亦不常到來。好在上海行路便當，出得城來，一乘馬車，直拖到紗廠門口。

一日，子晉清閒無事，一路出城來，觀看了黃浦灘一番風景，徐徐踱到廠中，在賬房內問了些廠事，談些閒話。思量要去看看機器，立起身來，出了賬房，各處看了一遍，末後一人走進機房，見大機小機，旋轉極速，機聲軋軋，震得耳鼓皆響。一包棉花放進機去，自軋自彈，自卷自紡，換過幾隻機，經過幾重階級，頃刻已變了棉紗。

他看了贊歎道：「果然機器的妙用，要算巧奪天工。」看了一回，再看那些女工，在那裡工作，紛紛擾擾，絡繹不息。子晉見幾個年輕略有姿色的，坐在一旁休息，卻看著別人做，曉得都是女工頭腦，遂湊趣與他們鬧幾句玩話。

那女工見是一個老頭兒，年紀六十左右，上七下八的幾根老鼠鬚，簇起在嘴邊，嘴已癢了，只留著三兩個牙齒，卻被鴉片燒得墨黑；鼻孔邊鼻煙聞得垢膩堆積，骯髒不堪，鼻樑上帶著副眼鏡，卻是墨晶玳瑁邊的；頭上西瓜皮帽子，正是油光顯顯；身上穿的馬褂長袍，卻是寬袍大袖。從煙鋪上起身，不曾整頓衣服，有些歪歪扯扯；鈕釦兒上扣扣了鈕；須梳、挑牙杖、多寶串，掛得嚕嚕嘩嘩；腳上穿雙方頭厚底鑲鞋；回轉身來，一條小辮子歪在肩胛上，口裡還銜著支旱煙筒。

女工見是個老鴉片鬼，心裡正在好笑，口中輕輕罵道：「老猢猻，死在頭上轉，再要尋開心，看來鴉片煙倒吃足勒。哼！」

子晉並不聽見，信步走到引擎間來，見一個極大機器，運轉如風輪，聲氣震動，像似轟天雷響一般。子晉走得切近，看得出神，一轉身，不防衣裳角一飄，被機器卷住，口裡叫得「啊呀」一聲，卻巧機匠工頭楊貴山在別室，聽得有人啊呀，驚得一跳，曉得不好，有人出岔，連忙奔進來，見東翁已被機器卷上去，慌將機關停止，放下來，一個人已是斷（折骨，血肉狼籍，沒有一絲氣息。

可憐這謝子晉，到紗廠來，本是一團高興，誰料得他要死，誰曉得他要死得這樣慘！性命只在一霎那間。一霎那前，子晉猶然安富尊榮，一霎那後，子晉竟是粉身碎骨，這豈不是他命該如此麼？話雖如此，但他自己也有些自作自受。這引擎間，除了工頭機匠，等閒沒有人敢到，他卻不知好歹，闖了人去呆看；這衣裳又是寬巾闊服。煙鋪上起來，也不知整束整束，盡他是牽牽扯扯的，這都是他致死的緣因。

楊貴山見東家軋死，捧著屍首，猶在那裡叫喚，這總機一停，各種機器，一時俱停。作工的人，大家吃驚，知道出了事，大家趕進引擎室來，見個老東家已軋得歪頭曲頸，血肉模糊，看得人人太息，個個嗟呀。楊貴山忙教去請小東家來，有人說道：「適才已與經手先生一同出去的了，但不知到哪裡去的？」賬房陸作仁忙差人去尋，一面差人到城裡家中報信。